

研究論文

# 漳州客家移民史與漳州客家話的重新探索

吳中杰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 摘要

研究者曾經於《客家方言研究》為文探討〈台灣漳州客家與客語〉(2000)，近年來，隨著調查的深度和廣度增進，以及新事證的發現，認為有必要重新整理和論述漳州客家人與客家話。南靖客語區雖然面積小、人口少，卻有內部差異；一派如書洋鄉曲江、梅林鄉滌頭，接近永定南部客語，尤其跟高頭一致。另一派如梅林鄉下坂、崁下，實近乎漳州客語南片。書洋鄉塔下、版寮及梅林鄉科嶺的類型，介乎上述二者之間。雖然地理上，平和長樂跟南靖版寮並未鄰接，而被平和秀峰、蘆溪隔斷，但由於秀峰也有客語分布，加以方言特徵上的近似，因此建議將漳州客語南片延伸至下坂、崁下，如果目前不考慮取消轄地甚小的北片，合併入永定高頭方言的話，滌頭可做為北片的代表，科嶺、塔下、版寮是北片向南片過渡之方言。我們也發掘了台灣金山的南靖客語殘留，證實接近南片。並調查獲知平和縣秀峰鄉亦屬於漳州客語區。且尋得漳州客語向粵東地區的延伸飛地，許順進(2010: 5)只提到普寧麒麟客方言島的存在，未說明其語言性質。潘家懿等(2010: 149)提到潮陽區穀饒等5鄉鎮的客語點，亦未描述其為何

種客家話。本文經過調查，詳細呈現彼等保留之漳州客語特色。本文論證及排除台灣清代客家移民的閩粵原鄉包含雲霄縣的說法。說明了二崙、崙背有少數詞彙陰平讀低升調的原因。揭示宜、花、東的詔安客籍家族與詔安話分布。值得注意的是雲林西螺說閩南語的詔安太平程姓，在台東太麻里者能說詔安客語。

**關鍵字：**漳州客家話、方言分片、飛地、方言類型、方言比較

# Re-excavation on Zhangzhou Hakka People and Their Dialects

Chung-Chieh Wu

*Institute of Hakka Culture Studie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Zhangzhou City, Fujian Province, Hoklo dialect is the mainstream, while there are 16 townships speaking purely Hakka, or living with their Hoklo neighbors speak bilingually. These townships are dispersed among 4 counties, namely Nanjing, Pinghe, Zhao-an, and Yunxiao. Zhuang & Yan (1994a) defined Nanjing Hakka as the northern branch of Zhangzhou (ZN); the latter 3 counties were attributed to the southern one (ZS). By conducting in-depth survey there, we excavate the remarkable differentiation in Nanjing Hakka, which leads to a re-analysis on the attribution of ZN, especially in the cases of Kanxia and Xiaban villages. A residual site of Nanjing Hakka is found in Taiwan, also proved to be ZS type. Several outliers in Canton Province were formed by Hakka emigrants from Zhangzhou since Ming Dynasty, and quite a few features of ZS accent were manifold. Opposed to Qiu's (2006) declaration, not any Yunxiao Hakka, but solely Hoklo immigrants are found in Taiwan. So-called Yunxiao Hakka is actually divided from Pinghe in 1957.

Zhao-an dialect in YunlinCounty is mainly composed of Guanpi rather than Xiuzhuan accent, in the mean time the latter accent can be heard in YilanCounty. Zhao-an speakers in TaidongCounty are descendants from Yunlin, and the Cheng lineage has switched their tongue from Hoklo to Hakka in their new homeland.

**Keywords:** Zhangzhou Hakka Dialects, Dialect Attribution, Outlier, Dialectal Typology, Dialect Comparison

## 一、緒論

研究者曾經於《客家方言研究》為文探討〈台灣漳州客家與客語〉(2000)，羅列台灣漳州客家主要宗族及其分布地點，並以雲林二崙詔安話，說明漳州客家語言特色。莊初升、嚴修鴻(1994a)認為以平和縣蘆溪的閩語區為界，漳州客家話應分為南、北二片，在方言點的取樣上，北片以南靖書洋曲江為代表，而南片則以詔安太平白葉為代表。陳秀琪(2006)按照莊初升、嚴修鴻(1994a)所列出說客語或閩客雙語的鄉鎮，在漳屬四縣--詔安、平和、南靖、雲霄，取了10個點作語音及詞彙記錄，並將採集到的音韻現象，跟別處的客家話、乃至其他的漢語方言做比較，藉以探究語音演變的規律。近年來，隨著調查的深度和廣度增進，以及新事證的發現，研究者認為有必要重新整理漳州客家移民史與客家話，做為前人論述的補充。以下依照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的順序，逐一探討該縣份之內的客家移民史及語言議題。

首先，南、北分片的概念值得商榷。由於莊初升、嚴修鴻(1994a)以南靖縣書洋鄉曲江村張姓宗族所說的客語為據，推論南靖縣內的客語皆是如此，才有北片的成立；陳秀琪(2006)在南靖主要取樣點是梅林鄉漈頭的蘇姓，恰和永定縣坪洋一帶交界，語言上跟莊初升、嚴修鴻(1994a)的記錄出入不大。然而研究者將該縣各個客語聚落逐一探查後，發現南靖縣的客家話雖然使用人口少、客語區面積小，方言分歧度卻十分可觀，因此不宜只取一兩個代表點來概括全體：梅林鄉治下坂跟南邊的崁下是很近似的方言，帶有不少漳州客話南片的色彩，彼等和陳秀琪(2010：76-89)所述的漈頭差別甚大。而科嶺、塔下、版寮則介乎於下坂和漈頭之間，有部分現象雷同於下坂、部分則像漈頭乃至永定。

研究者還找到了清代即移民台灣的黃氏家族，祖籍南靖縣小嶺同寨鄉，仍知道自己為客家後裔。從 70 歲以上老輩殘存的客語詞彙觀察，是有-p,-t 韻尾，而-k 韻尾弱化的類型，證明-k 韻尾弱化現象不惟出現在南片的詔安、平和話，也是包含南靖局部地區在內的漳州客語的常例。

關於平和縣的討論，莊初升、嚴修鴻（1994a）未列出游姓為主秀峰鄉，因此陳秀琪（2006）在平和縣的方言取樣也未及於秀峰。然而研究者重新探查該縣西部各鄉鎮，發現秀峰雖對外說閩南語，在鄉內卻純說客語，口音和隔鄰的長樂鄉較為一致。此外，我們準備討論由平和移民在他處形成的飛地(outlier)，其所保留之漳州客語徵性。

雲霄縣我們擬探究行政區劃的變遷所引發的迷思。若按照莊初升、嚴修鴻（1994a）的提法，漳州市屬共有四個縣包含客語或閩客雙語的鄉鎮，陳秀琪（2006）遂在莊初升、嚴修鴻（1994a）臚列的雲霄下河、和平、常山分別取點記錄其客語方言。這容易引導出「清代來台的雲霄移民後裔中，包含了一定數量的客家人」的看法，例如邱彥貴（2006：56）即把雲霄縣列為部分客家地區，原因在此。然而據研究者實地了解，該三處的客語聚落均以張姓為主，屬於平和馬堂張文通派下。是 1957 年才從平和縣安厚鎮劃割過來再往南拓展者，由於處二縣之交，當地人通稱為「縣尾」。因此清代的雲霄廳轄下並無客語聚落；反而是平和縣歷史上的客語區應該增添安厚鎮，雖然現今的安厚不通行客語。從下河、和平、常山張姓客語口音接近大溪鎮看來，大溪東鄰的安厚鎮內，至少是為數甚多的張姓，原先也講客語。其祖述閩西寧化、上杭，亦可為旁證。馬堂張文通派下在中台灣散佈極廣，由此可確定他們是客家後裔。安厚的其他宗族如曹、方等，在台亦有相當數量，是否為客底值得探討。

詔安縣官陂的廖、鍾姓構成雲林二崙、崙背詔安話的主體，然而來自秀篆的李姓，也將若干秀篆方言成份帶入，這可以說明二崙、崙

背有少數詞彙陰平讀低升調的原因。過去對於台灣詔安話的討論，集中在西部的桃園、雲林縣。本文將述及宜、花、東的詔安客籍家族與詔安話分布。

以下各節依循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的次序，討論該縣份內尚待釐清之客家語言及移民史相關問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和既有文獻對話，期望能進一步開展漳州客家研究。

## 二、南靖客語的內部差異與在台灣的殘留

南靖縣的客家話，目前只分布在梅林鄉的大部分和書洋鄉的西西部，根據南靖縣志（1997：1166-7），客語人口僅佔全縣 4%，該縣志上也只用不及 2 頁的篇幅來介紹書洋鄉的語料。莊初升、嚴修鴻〈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1994a）、〈閩南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1994b）在調查過漳州市屬詔安、平和、南靖、雲霄四個縣的客家話分布之後，取詔安縣太平鎮白葉、及南靖縣書洋鄉曲江為代表點，對其語音系統與特性做了基本的描寫，進而判定漳州市境內的客家話，應該以說閩南語的平和縣蘆溪鎮為界，分作南、北二片：南片包含詔安、平和、雲霄三個縣的客語區，最顯著的特色是有 -y 元音；而北片只有南靖縣的書洋和梅林，語音上跟隔鄰的永定縣接近，沒有 -y 元音。陳秀琪（2006）依循莊、嚴（1994a）臚列的客語或閩、客雙語的鄉鎮，取該四縣內共計 10 個地點進行語音調查，其中即有南靖縣書洋鄉曲江、和梅林鄉漈頭，並認為兩地差異微小；因此在專章討論南靖客家話特點時，只針對漈頭，且提到漈頭跟曲江居民均來自永定縣古竹。張屏生（2012）發表了他在書洋鄉最南端之田螺坑的局部調查成果，從其所列舉的 28 條特色詞的語音現象來看，跟位於梅林鄉西邊的漈頭有相當差異：1. 知三「豬帳」讀 ts-，不若漈頭讀 tʰ-。2. 遇攝「肚豬」讀客家話慣見 (canonical) 的 -u，異乎漈頭讀展唇的 -Å。3. 山攝「傘蒜」、臻攝「門蚊」均有 -n 韻尾，漈頭則讀鼻化韻。4. 通攝

入聲讀喉塞尾，如「粟 siu $\epsilon$ 112」，滌頭讀舌根韻尾 siuk<sup>2</sup>。5.陰入「節粟鼈」讀低升 112，而滌頭讀低促 2。以上 2.至 5.點，均可見於漳州客語南片。這和我們在當地的調查發現符合。

研究者自 1998 年起，陸續到過梅林鄉北部的科嶺、雙溪，鄉治下坂、南部的崁下，書洋鄉西北部的塔下、西南邊的版寮做語音及詞彙調查，以鍾榮富、張屏生（1997）調查表為本，另外配合自行設計的字表為之，此字表係參酌鄰近縣份，如永定、武平、大埔、饒平、詔安、平和客語的語音與詞彙，以及台灣永定、大埔、詔安話的調查經驗來編寫的。我們在當地尋找各村落中世居之主要宗族 60 歲以上的發音人作字表錄音，返台後再進行逐點音標轉寫及整理分析，因此得知南靖縣的客家話雖然使用人口少、客語區面積小，方言分歧度卻十分可觀：梅林鄉治下坂跟南邊的崁下是很近似的方言，帶有不少漳州客話南片的色彩，彼等和陳秀琪（2010：76-89）所述的滌頭差別甚大。而科嶺、塔下、版寮則介乎於下坂和滌頭之間，有部分現象雷同於下坂、有些則像滌頭乃至永定。本文企圖將南靖縣客家話的內部差異作一總括性的討論，揭示各地點的語音與詞彙特徵，希望對於這一群位在閩、客語邊陲交界地帶的弱勢小方言更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兼及它們和鄰近的永定、大埔、平和客語的關係<sup>1</sup>。

## 2.1 泥來的分混

陳秀琪（2010：77）的滌頭聲母系統表裡，n-、l-區分清楚，然而實際單字音則出現了「內 le<sup>31</sup>、難 la<sup>45</sup>」，可見泥母來源的字，仍有混入來母同讀 l-的情形。下坂、崁下、版寮泥、來不混，如同漳州客話南片；至於科嶺「賴 nai<sup>33</sup>、男 la<sup>24</sup>」、塔下「南 la<sup>24</sup>、泥 li<sup>24</sup>」都出現了泥、來混合的字例，然而並非系統性地全面混合。

<sup>1</sup> 本文的重點在於揭示南靖客語的內部差異，以便和莊、嚴（1994a）漳州客語南、北分片的主張對話。至於這些差異何以形成、語音演變過程的解釋、與漳州以外其他客語的異同等課題，並非本文關切的軸心，容日後另文探討。



鄰近的大埔縣東北部的青溪，\*n-皆讀為 l-，該鎮跟永定接壤；而永定縣各方言點也常見此一現象，其中的奧杏不但\*n-讀為 l-，連\*m-也讀 b-、\*ö-也讀 g-，原鼻音聲母皆去鼻化（de-nasalized），變為同部位的濁音。若將奧杏看做去鼻化現象的核心地點，那麼南靖縣客語的泥、來局部混合，可以理解為奧杏音變擴及的範域。

表一奧杏聲母的去鼻化現象

	賣	嫩	寧	男	入	熱	認	原	魚	我
梅 縣	mai55	nun55	nen11	nam11	öip5	öiet5	öin55	öian11	öi11	öai11
奧 杏	bei33	luêi33	len24	laö24	gèt5	giet5	gèn33	gien24	gei24	gai24

## 2.2 「船」字的聲母

陳秀琪（2010：80）指出，滌頭章組「水睡稅唇」讀 f-聲母，陳秀琪（2006：233）則提及「船」字滌頭有 Æ-、f-二讀，其中 f-讀法僅用於地名「船場」。我們在南靖、永定一帶調查的地點「水睡稅唇」讀 f-相當一致，但「船」往往非是。

表二船字的讀法

	南靖				永定					
	崁下	塔下	科嶺	歧嶺	陳東	奧杏	大溪	洋多	高陂	撫市
船	Fien	Fien	suaêi	suaêi	Seö	Æeiö	Æeö	Æeö	Sueö	Suaö
	55	24	24	11	24	24	24	24	24	24

以音韻地位來看，「水睡稅唇船」同為章組合口三等字，之所以有不同的讀法，找不到歷時的條件，只能從共時的語音分布來討論。由於「船」讀 s-或 Æ-為永定客語的優勢讀法，因此多少影響到隔鄰的南靖客語，使得滌頭和科嶺，也局部出現了讀滋絲音的情形。

### 2.3 曉匣母三四等的聲母

表三 曉匣母三四等的讀法

	崁下	塔下	科嶺	滌頭	白水
許	hi53	Ci53	si53	sÅ53	k̃u31
喜	hi53	si53	Ci53	Ci53	hi31
曉	hiau53	sau53	sou22	sau53	hiau31
香	hioö24	soö22	soö22	soö22	hioö55
兄	hiuö24	Ciuö22	Ciuö22	Ciuö22	Æiaö55

崁下、下坂 h-逢細音之顎化作用尚未發生，而塔下、科嶺、版寮不僅顎化為 C-，甚且再向前舌尖化為 s-，終至連細音也丟失。塔下的現象同於滌頭，跟崁下差別明顯。崁下的顎化進程緩慢，較接近漳州客語南片；此處舉南片之中未被前人調查過的平和縣國強鄉白水為例。白水「許」例外讀 k̃u31，是平和閩南語 k̃üu51 侵入的結果。「兄」讀 Æiaö55 說明 Ci-變成 si-/ sÅ-之前，還經過了舌葉 Æi-的階段，<sup>2</sup>足以印證陳秀琪（2010：82）的音變過程推論。「許／喜」崁下同音，科嶺、滌頭有別，滌頭因為具有-Å 元音，「許 sÅ／喜 Ci」對立比缺少-Å 的科嶺「許 si／喜 Ci」來得明顯；陳秀琪認為-i 先變為舌尖元

<sup>2</sup> 曉匣母三四等具體音變過程，陳秀琪（2010：82）已有說明：hi-→ci-→ji-→(s-)→s-，於茲不贅。本小節重點在於呈現崁下類型和科嶺類型顎化表現的差異。

音，再變為-Å，是以科嶺「許 si」的形式早於滌頭的「許 sÅ」，音變的動因是擴大可辨義語音之間的差距。值得注意的是「許（允~）／喜」廈門同音 hi，漳州詔安閩南語亦有別「許 hi／喜 hi」。

## 2.4 遇攝的韻母

表四 遇攝的讀法

	崁下	下坂	塔下	版寮	科嶺	滌頭	白水	梅縣
步	p'u55	p'u55	p'ou33	p'u11	p'u33	p'Å33	p'u55	p'u53
祖	tsu53	tsu53	tsÅ53	tsu53 (~先) tsi53 (~師)	tsu53	tsÅ53	tsu31	tsu31 (~先) tsi31 (~師)
五	ø53	m53	ø53	ø53	ø53	ø53	m31	ø31
女	ni53	ni53	hø53	hø53	hø53(子~) ni53(~兒)	hø53	m31	ø31
書	Æu55	su24	su55	su55	su22	ÆÅ22	Æy55	su33
雨	i53	i53	vu33	øi53	i53	øi53	vu31	i31

滌頭和永定奧杏、高頭都把一般客語讀-i,-u 的遇攝字唸作-Å，且無聲母搭配的限制，因此轄字甚廣。這個有標的 (marked) 韻母在南靖縣其他調查點中僅見於塔下，而且只出現在舌尖聲母 t,-t',ts-,ts'-之後，如「土 t'Å53、住 ts'Å33」，分布有限。崁下、下坂遇攝字的-i,-u 讀法分布，跟梅縣大抵一致。「女」字崁下、下坂還在鼻音搭配高元音的階段，而滌頭、塔下已經變為成音節鼻音了，科嶺處於此二種類型並存的狀況，因此一字有二讀。「五」一般客語讀舌根成音節鼻音，

而唸作雙唇成音節鼻音是漳州客語南片突出的標誌，這個讀法在下坂也可以見到。

## 2.5 蟹、止攝的韻母

### 表五蟹、止攝的讀法

	炭下	下坂	塔下	版寮		科嶺	滌頭	白水	梅縣
				上節	下節				
芥	kue11	ke11	kai31	kai31	ke31	kui31	kai31	kuei31	kiai53
買	mi55	mi55	mi55	mei22	mi22	mei53	mai22	mi55	mai33
賣	mi55	mi55	mi33	mei11	mi11	mei55	mai33	mi55	mai53
解	kuei53	kai53	kai55	kai53	kai53	kai53	ké53	kai31	kiai31
杯	pui11	pui55	pui55	pei22	pui22	(甌)	pe22	(甌)	pi33
妹	mui11	mui24	mue31	mue31	mui31	muai31	moi31	moi31	moi53
糜	mui55	mui55	mui24	mei24	mui24	(粥)	---	moi24	(粥)
字	tsi55	ts'i55	ts'i33	ts'i11	ts'i11	ts'i55	ts'Á33	ts'i55	si53
尾	mui55	mui55	mui22	mei22	mui53	mi22	me22	mui55	mi33

滌頭蟹、止攝有標的韻母-é（街雞契）和-À（字始）在南靖縣其他調查點中並未出現。版寮因聚落狹長，以裕昌土樓作界，分為上節、下節，蟹、止攝的讀法常見分歧：上節話「杯尾」讀展唇-ei，下節讀圓唇-ui；上節陰入讀低促調 2、下節陰入讀低升調 12，上節話的現象偏向滌頭及永定、下節偏向漳州客語南片。蟹攝開口二等見母「界介芥解」漳州客語南片往往讀圓唇韻母，如雲林詔安話這些字都讀-oi，白水只有「芥」讀-uei，其餘讀-ai。炭下、科嶺則有合口介音-u-，說明跟南片具備一定的關係。炭下、下坂、塔下明母「買賣」讀 mi，亦如同南片。

## 2.6 效、流攝的韻母

表六效、流攝的讀法

	崁下	下坂	塔下	滌頭	白水	梅縣
釣	téu11	téu31	tau31	tiau31	téu31	tiau53
尿	néu55	niau55	nau33	öiau33	néu55	öiau53
寮	léu55	léu55	liau24	liau45	léu24	liau11
婦(新~)	p̃e55	p̃e24	p̃e22	p̃ <sup>Å</sup> 22	p̃e55	k̃iu33
廖	léu55	léu55	liau33	liau33	léu55	liau53

崁下、下坂的-éu 韻母如同南片白水，異於梅縣、滌頭的-iau 讀法。滌頭流開三的韻母-<sup>Å</sup>（婦）在南靖縣其他調查點中並未出現。零星現象如明母「毛」滌頭等多數地點讀 mo22，但下坂讀高元音的 mu24，如同白水。漳州客語南片常見鼻音聲母使韻母高元音化的音變，前述的「買賣」由梅縣、滌頭的 mai 變為崁下、下坂、塔下、白水的 mi，也是同規則的演變。

## 2.7 咸、深、山、臻攝的韻母

表七咸、深、山、臻攝的讀法

	崁下	下坂	塔下	科嶺	滌頭	白水	梅縣
衫	saö55	san55	saö55	saö55	saÊ22	sam55	sam33
鹽	öen55	ien55	öeiÊ24	iaö24	zaÊi45	öiam24	iam11
看	(暎)	(暎)	k̃uaÊi31	k̃uaÊi31	k̃uaÊi31	(暎)	k̃on53
莧	hen33	hen55	hen11	hen55	haÊi11	hén55	han53
錢	ts̃en55	ts̃eö55	ts̃ien24	ts̃ien24	ts̃ieÊ45	ts̃ien24	ts̃ien11
歡	fan55	fan55	faÊi22	faÊi22	faÊi22	fan55	fon33

	崁下	下坂	塔下	科嶺	漈頭	白水	梅縣
碗	ban53	van53	van53	vaÊi53	vaÊi53	van31	von31
飯	p̣uan55	p̣uan55	p̣uaÊi33	p̣uaÊi33	p̣oÊi33	p̣on55	fan53
遠	bien53	vien53	vien53	vien53	vieÊi53	vien31	ian31
根	kiuö55	kiun55	ken22	ken22	kaiÊi22	kyn55	kin33
斤	kiuö55	kiun55	ken22	ken22	kaÊi22	kyn55	kin33
近	ḳiuö55	ḳiun55	ḳiun22	ḳin22	ḳuÊi33	ḳyn55	ḳiun33
唇	fin55	fin55	fin24	fen24	fiÊi45	fin24	sin11
雲	bien55	vin55	vin24	vin24	viÊi45	vun24	iun11

咸攝開口一二等舒聲漈頭讀-aÊi/aÊi，入聲讀-aç，三四等舒聲讀-aÊi/ieÊi；入聲讀-eç/ieç。合口三等讀-aö/aç。深攝舒聲漈頭讀-iÊi/-aÊi，入聲讀-iç/ieç。從陳秀琪（2010：79）語料來看，還是有雙唇韻尾殘存的例字，如「心 sim22」。我們也找到少數例證，如崁下「急 kip12」、科嶺「頁 iap5」、「粒(~粥)liap5」<sup>3</sup>、下坂「林(枋~)lim55」<sup>4</sup>。只有塔下出現鼻化韻，然轄字遠不如漈頭多，而崁下、下坂、版寮、科嶺的咸深攝舒聲讀-n/-ö 韻尾，並未鼻化，但已經和梅縣、南片的白水收-m 尾的行為不同。入聲讀-eç/ieç 的是塔下和科嶺，而崁下、下坂、版寮收-t 尾，異乎梅縣、白水收-p 尾。張屏生（2012：13）的田螺坑語料也呈現深開三入「笠」讀 lit3，異於漈頭讀 lieç2。

山攝一二等舒聲漈頭讀-aÊi/uaiÊi/eÊi，入聲讀-aç/uaç，三四等舒聲讀-ieÊi；入聲讀-eç/ieç。開、合口無明顯對立，因為山開一見曉影組 \*-on/t 跟山合一\*-uon/t 都讀-uaÊi/uaç，而語音系統上撮口介音-y 的闕如，使開、合口三、四等均讀-ieÊi/ieç。塔下、科嶺都如同漈頭，山攝一等不分開合口讀-aÊi/uaiÊi，且合口三等如「飯」漈頭讀-oÊi 的，塔

<sup>3</sup> 形容濃稠的稀飯，米多水少，米粒分明的樣子。音 liap5 tsiuk2。

<sup>4</sup> 枋林，地名。音 por-11 lim55。

下、科嶺仍讀為-uaĕi，科嶺甚且「船」也唸 suaĕi<sup>24</sup>，同於永定縣的歧嶺。除了-aĕi/uaiĕ 韻母外，塔下、科嶺山攝二三四等讀-en/ien，並未如滌頭那樣鼻化。崁下、下坂山攝一等讀-an/uan，二三四等讀-en/ien，俱未鼻化。

臻開一「根」滌頭讀-aĕi，開三多讀-iĕ/-iç，但「斤」讀-aiĕ 如同開一，「近」則讀-uiĕ，如同合口一三等字讀-uiĕ /-uç。若逢影組，-u-出現在音節起始位置，則因摩擦強化讀為 v iĕ，如「雲 v iĕ<sup>45</sup>」。南靖其他地點不讀鼻化韻，收鼻音-n/ŋ 尾。至於開三的「斤筋」是否讀如開一、「近芹」是否讀如合口三等，各地表現不一，茲按照相關例字的元音性質，整理為以下二個表格：

表八臻開一、三等「根」、「斤」、「近」的展、圓唇性質

	崁下	下坂	塔下	科嶺	滌頭	白水	梅縣
根	圓	圓	展	展	展	圓	展
斤	圓	圓	展	展	展	圓	展
近	圓	圓	圓	展	圓	圓	圓

若以展、圓唇性質而論，共可分為三種類型：其一是跟滌頭、梅縣一致，「根斤筋」展唇而「近芹」圓唇，塔下屬此；亦即雖有開三讀如合三的情形，但轄字較為有限，由於展唇的「斤筋」和圓唇的「謹芹勤近」俱為殷韻開口三等見組字，共時上相異的讀法，看不出歷時音韻上的條件。其二是跟南片白水一致，「根斤近」皆為圓唇，崁下、下坂屬之；這種臻開一、三等均讀如合三的現象，比塔下類型轄字更多。值得注意的是廣東惠東畬語、和潮安畬話亦復如此。其三是科嶺最為獨出，俱讀展唇。

表九臻開一、三等「根」、「斤」、「近」的舌位高、低性質

	崁下	下坂	塔下	科嶺	漈頭	白水	梅縣
根	高	高	中	中	低	高	高
斤	高	高	中	中	低	高	高
近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高

若以舌位高、低性質而論，共可分為二種類型：其一是跟漈頭一樣，「近」為高元音，但「根斤」主要元音為非高[-high]的-e 或-a，塔下、科嶺屬之；當「斤」讀如「根」時，反映二者不僅展、圓唇性質相符，連高、非高性質也相合。如果是典型的臻開三等字，應該要讀高元音韻母-in/-iun 才是。非高讀法顯示「斤」的行為已經跟一等一致了。福建長汀、廣東豐順湯坑客語甚至連「近」都讀非高的-cö/-cn。其二是跟梅縣、及南片白水一致，「根斤近」俱為高元音韻母-in/-iun/-yn/-iuö，姑不論其圓唇與否；崁下、下坂屬之。此時反而是一等「根」混入三等讀法之中。試比較華語的「根-æn」為〔非高〕〔展唇〕，符合韻鏡開口一等的描寫；而「斤近-in」為〔高〕〔展唇〕，也符合開口三等。總之，客家話臻開一、三等見組字的音讀，超越韻鏡框架的開合和等第。

## 2.8 曾、梗、通攝的韻母

表十曾、梗、通攝的讀法

	崁下	下坂	塔下	科嶺	漈頭	白水	梅縣
等	ten53	teö53	teö53	tiö53	taÊi53	ten31	ten31
國	kut12	kut12	kuç12	kuet12	kuç12	kut12	kuet32
生	sen55(花~)	sen55(花~)	sen22(先~)	seö22	----	sen55	sen33(~活)



	saö11(後~)	saö11(後~)	saö22(~咧)		saÊi22		saö33(後~)
聽	t'in55	t'io55	t'en55	t'eö22	t'aÊi22	t'en55	t'aö33
屋	bu12	vu12	vu12	vuk2	vuk2	vu12	vuk32
目	mu12	mu12	mu12	muk2	muk2	mu12	muk32
肉	öiu12	öiu12	öiu12	öiuk2	öiuk2	öiu12	öiuk32

滌頭有一個很顯突的特色，就是讀鼻化-aiÊ 韻母的轄字格外廣泛，包含咸開二（杉鹹）、咸開三（閃鹽）、咸開四（嫌）、深開三莊組（森蔘）、山開一端泥精組（難蘭）、山開二（眼）、山開三（扇演）、山開四（賢顯）、山合一（歡碗）、山合三（萬）、臻開一（根）、臻開三（銀烟斤）、曾開一（等肯）、梗開二（生省行）、梗開四（聽醒）等韻攝，囊括中古來源\*-m（咸深）/\*-n（山臻）/\*-ö（曾梗）不同鼻音韻尾的轄字，兼有一至四等及開合口，共通之條件似乎只有陽聲韻而已。陳秀琪（2010：76-89）解釋了其中咸、深、山攝開口何以大量歸併到-aiÊ 的原因，出發點不外\*-(i)am 或\*-(i)an<sup>5</sup>；但並未處理(1)山攝合口、以及(2)臻、曾、梗開口不是\*-am 或\*-an 來源的字，何以有如此讀法。我們認為：(1)曉匣合口原先的\*xu-演變為 f-，合口介音-u- 的性質保存在 f- 的發音部位上，因此「歡」\*xuon→xuan→fan→faiÊ。而影組-u-出現在音節起始位置，則因摩擦強化讀為 v-，使「碗」\*ɕuon→uan→van→vaiÊ。山合三微母「萬」尚在讀如重唇明母 m- 的階段，出發點應擬以山合一明母：\*muon→muan→man（雙唇聲母和合口介音的共存限制）→maiÊ。至於(2)，滌頭梗開二三「猛聲正」都讀-aö，可見-aö 並非系統的空缺（systematic gap），梗開二四等讀-aiÊ 的字不是直接演變自-aö，而是另有\*-an 的來源。南靖客語鄰近閩南語區，而閩南語臻開三（貧閩鱗

<sup>5</sup> 咸深山三四等原先讀\*-iam 或\*-ian 的字，因舌葉聲母吞沒細介音、或於音節起始位置的 i- 摩擦強化為舌葉 ʃ-，都造成了細音的消失；一旦變為\*-am 或\*-an，下一階段就合流讀-an，終至變成皆讀-ai。

陳趁)、曾開一(曾層等)、梗開二(侷(瘦))、梗開四(丁(~香), 零星(~錢))<sup>6</sup>均有一個讀-an 的層次, 若語言接觸使滌頭的臻、曾、梗攝產生對應的讀法, 因其語音系統中缺乏-an 韻母, 遂以對當的-aiÊ 來取代, 容或能說明問題。

梗開二「生」梅縣有-en/-aö 二讀, 梗開三「正」亦有-in/-aö 二讀, 反映低元音與非低元音兩個語音層次; 南靖崁下、下坂、塔下均有這樣的二個層次。通攝舒聲各地一致讀-uö/-iuö, 入聲的單字音分為二種類型: 其一是科嶺, 讀-uk/-iuk, 調值低促 2, 如同滌頭和梅縣, 舒促平行; 其二是跟南片白水一致, 崁下、下坂、塔下-k 韻尾丟失, 讀開尾的-u/-iu, 調值低升 12, 舒促不平行。但置於前字時, 還是有短促的-k 韻尾。

## 2.9 詞彙的比較

以下比較各地點有差異的詞項, 其中由於陳秀琪(2006, 2010)重點在探究音韻系統及變化, 使滌頭的語料只有單字音而無詞彙; 我們改採永定高頭自行調查的成果, 在永定紛歧複雜的方言中, 高頭除了地理位置鄰接南靖的客語區外, 其遇、止攝大量讀-Å, 而咸、深、山、臻、曾、梗攝諸多讀-aÊi 鼻化韻的轄字, 也跟滌頭相符, 是以選取高頭來納入討論。有時白水單一個點, 不能反映南片普遍的詞彙現象時, 另取詔安縣霞葛鎮井邊的說法, 做為補充和對照:

表十一 詞彙的說法

	崁下	下坂	塔下	科嶺	高頭	白水	梅縣
看	睺 ðiaö11	睺 ðiaö31	看 k`uaÊi31 望 moö11	看 k`uaÊi31 望 moö33	看 k`uaÊi31	睺 ðiaö31	看 k`on53

<sup>6</sup> 有些閩南語方言點梗開四讀-an 的情形更為普遍, 如澎湖望安「釘亭頂定」也唸-an。

住	邸 tai11	邸 tai31	住 tsˊŃ11 邸 tai31	住 tsˊu33	住 tsˊŃ11	邸 tai31	住 tsˊu53 歇 het5
稀飯	糜 mui55	糜 mui55	糜 mui24	粥 tsiuk2	粥 tsuk2	糜 moi24	粥 tsuk32
可以	會使 bue11 si53	會使 voi11 si53	可以 kˊo-55 zi53	做得 tso31 tet12	做得 tsou31 tet2	會使 voi55 si31	做得 tso55 tet32
蹲	跼 ku55	跼 ku55	pu55	pu55	pŃ55	跼 kˊu24	跼 ku33 pu33 <sup>7</sup>
杯子	甌 eu55 盅 tsuŃ11 杯 pui11	杯 pui55	杯 pui55	甌 eu33	杯 pe22	甌 eu55	杯 pi33
遠指	m24	m24	該 ka55	kuŃ33	該 ka11	該 kua11 n55 (霞 葛)	該 ke33
說話	講事 koŃ53 si55	講事 koŃ53 si55	講話 koŃ53 fa11	講話 koŃ53 fa11	講話 koŃ53 fa11	講事 koŃ-11 si55	講話 koŃ31 fa53
						講話 koŃ-11 va55	
地上	泥下 ni33 ha55	泥下 ni11 ha24	地上 tˊi11 soŃ11	地下 ti33 ha11	地上 tˊi11 soŃ11	泥下 ni53 ha33	地泥 tˊi55 nai11

<sup>7</sup> 梅縣多數地點「蹲」說「跼 ku33」，但東北部靠近永定縣的松源、隆文鎮說 pu33。

女兒	女 ni53	女 ni53	女 h653	女仔 h653 æ11 女 ni53	妹子 moi11 tsi53	妹子 moi24 tsi31 阿女 a11 m31 (霞葛)	妹仔 moi55 e11
東西	物事 mæç5 si55	貨 fou31	東西 tu633 si33	東西 tu633 si33	東西 tu633 si33	貨物 fo11 vut5	東西 tu633 si33
醜	歪樣 bai33 òio655	歪 bai24	歪 vai55	歪 vai33	醜 ts'iu53 歪 vai33	歪樣 vai11 òio655	醜 ts'u31
陶瓷	缶 fui55	缶 fui55	陶瓷 t'ou24 ts'i24	泥 nei24	泥 lei24 瓷 ts'i24 罌罌 a655 pet2	缶 fui24	泥 nai11
快	快 k'uai11	緊 kin53	緊 kin55 遽 kia2	快 k'uai11	快 k'uai31	快 k'uai31 緊 kin31 (霞葛)	快 k'uai53 遽 kiak32
你	oi55	hen53	hen24	hen24	haÊi24	hén24	n11 oi11

雖然詞彙表現不可能全然整齊對應，有時同一地點說法不止一種，但是總體的趨勢仍然可以看得出來：永定高頭即使單字音的聲韻結構跟梅縣差別很大，但詞形還是相近；崁下和下坂泰半一致，且跟南片白水、霞葛比較接近。塔下、科嶺有的說法接近高頭、有的則同於白水。

表十二 崁下、下坂特殊詞彙

	崁下	下坂	高頭	白水	梅縣	奎洋(閩語) <sup>8</sup>
花生	花生 fa33 sen55	花生 fa11 sen55	番豆 faÊi55 t̃eu11	地豆 t̃i55 t̃eu55	番豆 fan11 t̃eu53	塗豆 t̃ü33 tau33
種田	作田 tsok2 t̃en55	作田 tsok2 t̃eõ55	蔣禾 sÅ11 vou24	蔣田 Æi33 t̃én24	蔣禾 si55 vo11	做塍 tsue51 ts̃an24
菌萁 <sup>9</sup>	le11 ki55	le11 ki55	li11 ki55	ly33 ky55	lu11 ki33	sa33 tsa55
小孩	大細 t̃ai55 se11	大細人 t̃ai55 se11 õin55	細人 se31 õeÊi24	么子 iauÊ31 t̃si31	細人仔 se55 õin11 e11	囡仔大細 gin55 na55 tua11 se21

崁下和下坂不但有些詞項跟白水一致，還有若干說法只見於此二地；跟高頭、梅縣固然不同，與白水等南片也相異，顯見二地特別密切的關係。其中「作田」、「大細」應係受閩南語影響，但不說「番豆、地豆」而逕稱「花生」、「菌萁」的非高元音-e 讀法<sup>10</sup>，在閩、客語中都相當稀罕。

版寮由於觀光開發，居民無法配合長時間受訪，所採詞彙和其他地點不能等量，但由目前有限的收集來看，「花生」說「番豆 fan33 t̃eu11」、「可以」說「做得 tso55 tet2」、「蹲」說 pu55、「杯子」說杯

<sup>8</sup> 此處閩南語材料為研究者在南靖縣梅林鄉東鄰的奎洋鎮調查所得。

<sup>9</sup> 一種可當柴火用的蕨類。

<sup>10</sup> 不論梅縣的 lu11 ki33、高頭的 li11 ki55、白水乃至南片的 ly33 ky55、饒平縣上饒客語的 liu11 kiu55，共通之處在於韻母皆為高元音。

pei22 (上節話) 或 pui22 (下節話), 跟高頭一致, 而「稀飯」則「粥 tsuk2」和「糜 mei24 (上節話) 或 mui24 (下節話)」都說, 可謂高頭、白水類型並存。至於「一起」版寮說「做埕 tso-55 p̃'u24」卻不說「共下 k̃'iuö55 ha53」, 同於漳州客語南片說法。這種有的說法接近高頭、有的同於白水的現象, 仍應較為接近塔下、科嶺的類型。

地名說法也值得注意。如下坂「書洋」讀 si-11 ioö55, 「讀書」說 t̃'uk5 su24; 科嶺則「書洋」讀 si-55 ioö24, 「讀書」說 tuk5 su22, 地名跟一般用法的「書」讀音不同。究其原因, 書洋鄉清代的名稱為施洋總 (林嘉書, 2005: 52), 局部地點保留了舊地名「施」字的讀音, 並未隨著現代行政區名而唸「書」字的音。

## 2.10 綜合討論

茲將前述 9 節各地主要的差異點臚列如下, 藉此顯示彼此的方言親疏關係。大致以滌頭的現象為基準, 因此滌頭得到之正號 (+) 最多; 而異乎滌頭者則得負號 (-)。但少數者如「船」、「國」的讀音, 卻非滌頭而是科嶺跟其他地點的不同, 因此即使滌頭也無法 16 項都得正號。

表十三綜合表現

	崁下	下坂	塔下	版寮	科嶺	滌頭	白水	梅縣
泥來混合	—	—	+	—	+	+	—	—
船讀 s-	—	—	—	—	+	+/-	—	+
曉讀 s-	—	—	+	+	+	+	—	—
祖讀-Ä	—	—	+	—	—	+	—	—
芥讀開口	—	+	+	+	—	+	—	+
釣讀-(i)au	—	—	+	+	+	+	—	+

鹽讀鼻化	—	—	+	—	—	+	—	—
歡讀鼻化	—	—	+	—	+	+	—	—
根 讀 [-rd,-hi]	—	—	+	+	+	+	—	—
國讀-uet	—	—	—	—	+	—	—	+
屋讀-uk	—	—	—	+	+	+	—	+
粥	—	—	—	+ / —	+	+	—	+
做得	—	—	—	+	+	+	—	+
蹲 p-	—	—	+	+	+	+	—	+ / —
杯	+ / —	+	+	+	—	+	—	+
番豆	—	—	+	+	+	+	—	+
總計	<b>0.5</b>	<b>2</b>	<b>11</b>	<b>9.5</b>	<b>12</b>	<b>13.5</b>	<b>0</b>	<b>9.5</b>

我們以劉鎮發（2010：474）討論惠州話與客家話關係的計量方式處理：得正號為 1 分、負號為 0 分、類型並存為 0.5 分。則滌頭得 13.5 分，科嶺、塔下與之得分接近，表示方言關係較密切。其次是梅縣跟版寮；下坂、崁下顯然跟滌頭有可觀的差距，卻跟白水靠近。而白水的現象尤為極端，竟無一項正號，反映了南片和滌頭的關係，相對而言最為遙遠。

綜而言之，南靖縣的客家話雖然使用人口少、客語區面積小，方言分歧度卻十分可觀，因此不宜只取一兩個代表點來概括全體：梅林鄉治下坂跟南邊的崁下是很近似的方言，帶有不少漳州客話南片的色彩，彼等和陳秀琪（2010：76-89）所述的滌頭差別甚大。而科嶺、塔下、版寮則介乎於下坂和滌頭之間，有部分現象雷同於下坂、更多則像滌頭乃至永定。於是莊初升、嚴修鴻（1994a）的分片需要稍做修正：儘管地理上被閩南語區切斷，崁下、下坂以其方言屬性，仍應歸為南片。如果目前不考慮取消轄地甚小的北片，合併入永定高頭方

言的話，滌頭可做為北片的代表，科嶺、塔下、版寮是北片向南片的過渡方言，北片的色彩依序逐漸淡薄。

### 2.11 台灣的南靖客語殘餘

在台灣方面，洪敏麟（1984：347）記載台北縣金山鄉萬壽村厝寮仔多客籍黃姓移民。研究者 2010 年找到新北市金山區清泉里西勢、三界壇，是黃姓聚居的村落，祖籍南靖縣小嶺同寨鄉，以林嘉書（2005：53）所審校南靖縣清代社名表對照，所指當為梅壠總（今之梅林）嶺頭社黃姓。金山當地耆老仍知道自己為客家後裔，客語使用到 90 歲這一輩，尤其在拜祖先的時候會使用，可惜已難覓健在者。從 70 歲以上老輩殘存的客語詞彙觀察，是有-p,-t 韻尾，而-k 韻尾弱化的漳州南片類型：

祖父 a33 kō55	祖母 a33 ma24	媳婦稱婆婆 a33 mi55	母親 a33 i55
叔叔 a33 su12	天公 t'en55 koō55	倒去（回去） to51 hui11	食飯 sit5 p'uan24
一 it32	兩 lioō31	三 sam11	四 sip5
五 m31	六 liu12	七 ts'it5	八 pet12
九 kiu31	十 sip5		
上香 siaō11 hioō55	拜請 pai55 ts'ioō31	有 ziu33	無 mo53
客 k'a12	竹 tsu12	白 p'a55	你 òi11
我 òai11			



觀察這些詞彙，可以看出它符合詔安客語的特點：

1. 通攝‘公’讀 kō 同於雲林崙背。
2. 梗攝‘白客’、通攝‘六竹叔’沒有-k 韻尾。
3. 陰入‘叔六竹八客’讀低升調 12。
4. 二、四等同讀-e，如山開二等‘八 pet’、四等‘天 t'en’。
5. 次濁平‘無（本字音韻地位相當於毛）’讀高降調。
6. 遇攝‘去’韻母為-ui，試比較宜蘭壯圍、雲林崙背‘去 k'ui31’。‘五’讀雙唇成音節鼻音 m31 的現象，金山、梅林下坂、詔安皆然。
7. 「香」讀梅林下坂的 hioö 而非滌頭的 soö。

台灣南靖客語的殘餘，從側面說明了梅林下坂類型跟南片詔安的關聯。

### 三、平和客語飛地所保留之漳州客語徵性

研究者重新探查平和縣西部各鄉鎮，發現游姓為主的秀峰鄉雖對外說閩南語，在鄉內卻純說客語，口音和隔鄰的長樂鄉較為一致，如效開四讀-éu、宕江梗通攝入聲韻\*-k 韻尾脫落舒化、陰入讀低升調 12 而前字變調為高平 55、「可以」說「會使」等。莊初升、嚴修鴻（1994a）劃分南、北二片的依據，一則是語言特徵、一則是地理上的不連續性：平和長樂跟南靖書洋中間隔了秀峰和蘆溪的閩語區；但經過本文的考察得知，秀峰仍有使用客語的情形，如是，前述所謂地理上的不連續性就顯得沒有那麼的絕對，分片的基礎也就鬆動了。

### 3.1 潮陽、普寧的漳州客語飛地

漳州客語除了傳布於台灣和東南亞外，也向西進入廣東內陸，在其他強勢方言的範圍內，形成大小不一的飛地，以平和、詔安移民為多。例如許順進（2010：5）提及平和縣葛竹賴氏，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遷普寧麒麟鎮涇水、其美等村。潮陽穀饒鎮新寮的張姓，明末自福建詔安遷入，分居金竈鎮東坑等地。同鎮溝南的羅姓，亦明代自福建詔安遷入；同鎮官田的賴姓，亦明朝中葉自福建詔安遷入（李起藩、鄭白濤，2006：31-32，91，177）。這個位於廣東潮州話區裡的小北山客家方言島，所說的是-k韻尾脫落、陰入讀低升調的漳州客語。普寧西部南陽山區雖也有客語，卻近似於台灣海陸話，跟小北山差別很大；因此小北山客語不可能是在當地習得的，而是從漳州帶來的。

我們依據潘家懿等（2010：149）所臚列的潮汕閩語區內的客家方言點，選取潮陽區穀饒鎮新寮、金竈鎮東坑、蘆塘、普寧市麒麟鎮高美、高明、南徑鎮大埔寮等6處，探究彼等客語之特色。該區域客語深受潮汕閩語影響，f-聲母常被hu-取代，見組二等「加、佳」產生細介音讀kia11，山臻二攝韻尾\*-n,-t 往往轉讀韻尾-ö,-k、「全部」說「咸ham55」。然而難得的是，這些客家方言點還是保持了不少漳州客語徵性：

1. 章組合口三等「水睡船唇」讀f。
2. 曉母合口「血」讀f；「許」讀k<sup>h</sup>u31，跟福建詔安秀篆客語一致<sup>11</sup>。
3. 遇三「句區據」讀-iu，台灣詔安話宜蘭壯圍「句kiu31」、雲林崙背「區k<sup>h</sup>iu11」。
4. 蟹開二次濁明母「買賣」讀mi，其他聲母「牌、矮」讀-e。蟹開四和開二行為一致，明母「米」讀mi31，其他聲母「批妣卑」低

<sup>11</sup> 詔安秀篆客語「許」讀k<sup>h</sup>u31 得自2004年研究者調查秀篆青龍山人李應梭的說法。

- 禮淒西雞溪」讀-e。蟹合一「輩對回」讀-oi。蟹合三「吹嘴睡」讀-e。
5. 效開四「尿了料僚」讀洪音-au，詔安讀-éu，仍為洪音。
  6. 咸開四「貼」讀洪音-ap。
  7. 山開三「錢線戰」讀洪音-en，雲林崙背亦然。山開四「邊面天鐵田年箭」跟開二「間」行為一致，讀洪音-an/t 或-aö/k。舌根韻尾是受到潮汕閩語影響，然而潮汕話山開三四文讀都有細介音-iaö/-iak，因此洪音讀法反映漳州來源。山合二「挖」viet2，合三「園圓遠」vien，合四「縣」vien24，皆以 v-聲母反映合口來源。
  8. 臻開一「根」、開三「斤」讀圓唇的 kiuö11，舌根韻尾來自潮汕閩語。而福建詔安客語讀 kyn11，亦有圓唇成份。開三知組「鎮 tin31、趁（賺錢）tʰan31」讀如端組，跟漳州閩南語、客家話說法相同，當地潮汕閩語則為舌根韻尾讀法，可見此說法是從漳州帶來的。合三「雲」vin55，以 v-聲母反映合口來源。
  9. 曾開一「德」讀如「竹」tsuk2，合一「國」讀 kut2；雲林崙背亦把「德國」說成「竹國」tsu-55 kut12。這是因為閩南語「德、竹」同音：泉廈 tik32、漳潮 tek32。常說閩南語的漳州客家人，遂把「德、竹」的語音混淆。類似的例子像是「跋倒（摔跤）」pua-11 to53 跟「博檄（賭博）」pua-11 kiau53 閩南語首字同音，而詔安話「摔跤」說 tet-5 to31，於是把「賭博」說成 tet-5 kio31。又如「帶」和「娶」閩南語同音 tsʰuÊa33，詔安話以「度」tʰu55 對應於「帶」，於是把「娶妻」說成「度夫娘」。
  10. 梗開三部分字讀-e 元音：「明（文讀）」men55、「食」Æiet5。開四「聽定」讀洪音-en。因此，蟹（-e）、效（-au）、咸（-am/p）、山（-an/t 或-aö/k）、梗（-en/t）開口四等韻，俱有讀洪音的現象。
  11. 部分宕江梗（白讀）通入聲字\*-k 尾丟失，大埔寮尤其明顯，如「雀

約藥角脈客壁目足」，詔安客語則全部丟失。曾攝及梗攝文讀入聲讀-t尾，不在此限。

12. 陰入多數讀低促調 2，但也有部分陰入本調讀低升調 12、變調同於陽入為高促調 5 者；大埔寮尤其明顯，如「汁鐵節脫雪一窟屈雀約角國脈客壁目足」。陰入本調讀低升調 12 之現象，除漳州南片客語以外，罕見於其他地區客家話中。稍微不同的是，大埔寮陰入放在前字時，還有-p,-t,-k 尾，因此變調為高促調；漳州南片客語陰入前字由於-k 尾不復存在，因此若遇\*-k 來源的字，變調同於陽入為高平調 55。
13. 陰上跟陰去合流讀 31、而陽上跟陽去合流讀 24，符合漳州客語調類分化模式。平和大溪的江佩瓊（1999：468）將其分別稱為陰仄調和陽仄調。
14. 詞彙方面，「一塊」說「一莞 òit-5 teull」、「拿」說 t'e11、「玩」說「爽 soö31」（雲林崙背「逗狗玩」說「爽狗」soö-55 kio31）、「東西」說「物事」ma-33 sè55（平和長樂客話亦然）、「菸」說「薰」fun11、「種稻」說「蒔田」Æi-33 tan55、「身體」說 vu-53 Æin11（雲林崙背 bu11 Æin11）、「生病」說「破病」p'o-24 p'iaö24、「早上」說「清早」ts'in11 tso31、與同標記說「交」kiaul1（雲林崙背 kau11，見組二等產生細介音，得自潮汕閩語影響）、「累」說「痲」t'iam31（此為漳州閩南語、客家話共通說法，試比較潮汕閩語說法 hek32、揭西客語 hot2）、「媳婦」說「新妣」sim11 p'e11、「看」說 öiaö31、「蚊帳」說 mun11 t'Æ'i55 等，均與漳州客語若合符節。
15. 小稱詞綴用「子」tsè31。
16. 根據新寮的報導人估計，潮陽、普寧交界的小北山區，約有 6 萬人說客家話，其中最大集市為潮陽金竈鎮蘆塘，達 7 千多人。在普寧麒麟鎮附近的有 4 千多人。雖然部分客家宗族並非來自漳州，

但語言上差異有限，主要在於連讀變調規則的不同；應皆可劃歸漳州客語。

### 3.2 陸河的漳州客語飛地

由高明客家方言點所在的普寧市麒麟鎮往西南走，從雲落鎮開始進入南陽山區各鄉鎮，此處的客語，跟惠來縣葵潭、隆江（局部），陸豐市陂洋、八萬（全部）、南塘（局部），海豐縣平東（局部）連成一氣，屬於陸河縣南部的河田片口音（吳中杰，2012：266）。而在陸河縣北部的河田片壟罩下，也有來自平和縣的客家移民，自稱所說的語言為「漳州話」，蔑稱本地的河田話為「畚佬話」。經我們實地調查，這種漳州話分布於陸河縣治河田鎮近郊，通往螺溪鎮方向的幾個村內：圳口村田尾（張姓）1800人、下園（陳）400人，蒼背村樓下（張）500人、敬忠（張）400人，布金村埔上、埔下（張、陳）共2500人，而共聯村（張、陳）、大徑村（張、高）有部分。此外，河田以南的上護鎮麻溪（張、高）也有少許。只有張、陳、高等幾個姓氏，都來自平和縣；陳姓祖籍平和縣大溪鎮下村，張姓來自安厚鎮馬堂，皆已經繁衍14-17代。陳姓於元朝至正年間開基大溪，第9-10世遷河田，目前在世者為24-27世，合理推斷約在明朝中葉來到河田。本文語料主要採自下園，並和田尾、樓下、埔下的報導人核對過語料，發現方言差不大，主要在於「水」張姓說 *fui31*、陳姓說 *fi31*。

因為處在河田片十餘萬人的包圍中，僅有5600人使用的漳州話，深受河田話影響，例如曉匣母部分讀塞音 *kʰ-*：

例字	蟹	繪	峽	狹	硤 (旗桿石)	(蚯蚓)	合(複~)
河田話	<i>kʰai24</i>	<i>kʰuai33</i>	<i>kʰiap2</i>	<i>kʰiap2</i>	<i>kʰiap2</i>	<i>kʰen11</i>	<i>kʰap2</i>
漳州話	<i>kʰe31</i>	<i>kʰuai24</i>	<i>kʰiap5</i>	<i>kʰiap5</i>	<i>kʰiap5</i>	<i>kʰien31</i>	<i>kʰap5</i>

此外，還有韻尾-k 不丟失、陰平多數字本調讀 53 高降調。詞彙上，「菸」說 òan53 不說「薰」、「忘記」說「唔記得」m55 ki31 tet12 不說 t'em11 pioö55、「努力」說「勤力」k'in55 lit5 不說 k'im55、「柿子」說 sai24 不說「榉」pi31、「大蒜」說 san31 不說「葫頭」fu-33 t'eu53、「湯圓」較常說「粩子圓」pan31 tsè31 ven55 較少說「浙圓」siak-2 ven24。然而，漳州客語徵性還能在以下幾點見到：

1. 章組合口三等「水睡船唇」讀 f。
2. 曉母合口「血」讀 fet12。溪母「客、坑、溪」讀 k'，河田讀 h。
3. 遇攝「吳、魚」同讀雙唇的 m55，而河田「吳」讀舌根 ö55，「魚」讀 öiu55，並不同音。「兩」讀 vu31。
4. 蟹開四「雞溪」和開二「蟹鞋」行為一致，都讀洪音-e。本字不詳的 le11，用於「左跛口（左撇子）」tso31 pe-55 le11 中。此字有分邊之義，詔安話「左手邊」說「倒手口」to-33 æiu-33 le53，四縣話「左跛口」說 tso31 pai24 lai11，二者的對應關係正如同蟹開四的「犁」詔安 le53，四縣 lai11。蟹開二「買賣」讀 mi，蟹合三「吹吹嘴睡」讀-e。
5. 效開一「毛」讀 mu，跟饒平上饒、梅林下坂客語相同，尚未變成詔安的 hm11。效開四「釣尿寮」讀洪音-au，同於潮陽小北山客語。
6. 咸開四「甜貼」和開二「鹹」行為一致，讀洪音-am/-ap。詔安「甜、鹹」都讀-em。
7. 山開三「聯錢」、開四「癩鐵切先」、合三「船園圓遠」、合四「血穴」讀洪音-en/-et，但開四「天田」、合一「蒜」、合三「磚專穿」唸-an，亦為洪音。由於河田山開三四原本就唸洪音-en/-et，因此不能論證這些字沒有細介音的讀法，是漳州客語帶來的；何況山合三四福建漳州客語一般都有-i,-y-介音，跟陸河漳州話不太一

樣。不過，開四的-an 讀法未見於河田，應是漳州成分；中壠三座屋詔安話也如此唸。合三的-an 讀法，可見於關西石光饒平話、潮陽小北山客語；河田則讀-on。至於「園圓遠」讀 ven，是以 v-反映合口來源，聲母雖符合漳州說法，但細介音消失，是河田的影響。彭盛星（2010：202）用發音的省力原則來解釋。但若是-ian 變成-ien，動程明顯減少，可用省力說明；若是-ien 變-en，動程並未縮短，以異化作用解釋應該更恰當。因為-i/-e 同是偏前的展唇元音，性質相近而驅動細介音之刪除。

8. 臻開一「根」、開三「斤」讀圓唇的-iun。
9. 梗開四「聽零星歷」讀洪音-en/-et，和開二「冷」行為一致。因此，蟹（-e）、效（-au）、咸（-am/p）、山（-an/t 或-en/t）、梗（-en/t）開口四等韻，俱有讀洪音的現象。
10. 陰入本調讀低升調 12、陰平少數字本調讀 11 低平調。
11. 陰上跟陰去合流讀 31、而陽上跟陽去合流讀 24。
12. 詞彙方面，「哭」說 vo31 不說 kiau11，保留漳州說法。然而「回去」說「歸」kui53 不說「轉」tʰɛan31，頗耐人尋味。遍查廣東客語代表點材料（李如龍、張雙慶，1992），包含河田在內，“回去”都說“轉 tson”，沒有說“歸”的；漳州客語亦然。黃典誠等（1993）指出，福建“回去”說“歸”的地點有閩西北的邵武、將樂，原汀州府的明溪、清流、武平。以上五個地點都在福建西部的武夷山麓。經我們實地調查，上杭下都、稔田，永定陳東、歧嶺也散見「歸」的說法。另一旁證是四川客家人分別來自廣東和福建，當地廣東客家“回去”都說“轉 tsoq”，說“歸 kuei”的則是福建客家（蘭玉英等，2007：196）。是否平和縣的客家移民出發之時，漳州客語還像汀州南部那樣使用「歸」，後來也被「轉」所取代，致使河田說漳州話的居民，成為「回去」說「歸」的子遺？值得好好思考。
13. 小稱詞綴用「子」tsè31，異於河田的 tæ55。

#### 四、雲霄縣客語聚落之行政區劃變遷

在雲霄縣這一節，我們擬探究行政區劃的變遷所引發的迷思。現今著作例如邱彥貴（2006：56）都把雲霄列為部分客家地區。然而據研究者實地了解，首先提出雲霄縣有客家話分布的是莊初升、嚴修鴻（1994a），然而該文僅有南靖曲江，詔安白葉的語料，沒有對雲霄客家語進行描述。到了陳秀琪（2006），依據莊初升、嚴修鴻所提及的客語分布鄉鎮，赴雲霄縣下河、和平、常山調查紀錄了此三鄉鎮（或華僑農場）的語料，值得注意的是雲霄三處的發音人皆張姓。經過筆者2010年至雲霄實地了解，獲致以下幾點發現：

1. 清代移民來台，祖籍為雲霄者，並非客家話的使用者。例如南投竹山林杞埔的敦本堂林氏，來自雲霄縣城附近的火田。嘉義民雄雙援、新港西庄的何姓，來自雲霄最北邊的馬鋪。台南柳營一說為劉營之訛，當地主要姓氏劉氏來自上河堡大埤鄉，在縣城北郊。緊鄰上河的下河蔡氏多在宜蘭員山鄉大湖底，有「生時姓陳，死時歸蔡」的傳承。其家族原本姓蔡，因受詔安縣官陂梅子林之陳氏大恩，才決定生陳死蔡的姓氏，實則與官陂陳氏無血緣關係（邱彥貴，2006：107）。而蔡氏先祖從漳浦遷來雲霄下河，向來純說閩南語，跟前述劉、林、何氏一致。
2. 現今所見之雲霄客語點，1957年以前屬平和縣安厚（庵後）鎮。由於僻處二縣交界深山，在地人稱之為「縣尾」。清代移台的高峰結束於乾隆時期，嘉慶元年（1796）方析平和、漳浦之地而立雲霄廳，民國改為縣。因此台灣劉、林、何、張等宗族均自稱來自「平和縣新安里」而非雲霄。現代的安厚緊鄰說客語的大溪，而無客方言點。原清代的安厚，應有部分使用客語的聚落，較為顯著的是割歸雲霄下河鄉的赤土、鹽樹坑、後溪（合稱為三星村）。



以及仙石村的水晶坪、白石後，1960 年以後，縣尾的三星村、仙石村移民，又往更南邊的和平鄉通貝、常山華僑農場樓仔嶺等地拓展，這些村莊俱為張氏所組成，其先祖張文通來自汀州府上杭縣的舊縣鎮溪南，開基平和馬堂，後代遍布安厚鎮各處；目前卻只有「縣尾」說客語。安厚張氏由其清代以前之汀州來源、以及現今水晶坪等村說客語的事實，可知安厚各張姓聚落如雙馬、馬堂、宜坑、泥充甲、大路坪、徑內原先都講客話，在漳州閩南語強勢的影響下，逐步產生了語言取代。

3. 因此，清代的雲霄廳轄下並無客語聚落；反而是平和縣歷史上的客語區應該增添安厚鎮，雖然現今的安厚不通行客語。從下河、和平、常山張姓客語口音接近大溪鎮看來，大溪東鄰的安厚鎮內，至少是為數甚多的張姓，原先也講客語。其祖述閩西寧化、上杭，亦可為旁證。馬堂族譜記載了有一支遷到陸豐縣河田東陶甲，應該就是前述陸河縣河田鎮郊說漳州話的張屋之來源。然而，「回去」雲霄客語仍說「轉」而不說河田的「歸」。馬堂張文通派下在台灣散佈極廣，尤其桃園縣、台中市北屯、西屯區交界的七張犁、大雅區的橫山、楓樹腳、高雄市大社區。由此可確定他們是客家後裔。安厚的其他宗族如曹、方等，在台亦有相當數量，是否為客底值得探討。

## 五、東台灣詔安話方言成份及分布

詔安縣官陂的廖、鍾姓構成雲林二崙、崙背詔安話的主體，然而來自秀篆的李姓，也將若干秀篆方言成份帶入，這可以說明二崙、崙背有少數詞彙陰平讀低升調的原因。雖然二崙、崙背之漳州客家有詔安官陂、秀篆的不同來源，二地原本也有方言差，在本區域內以官陂口音佔優勢。例如詔安官陂“你”說 hen53、秀篆說 qi55，但在本區域

內之秀篆李氏，“你”仍說 *hen53*。試比較宜蘭市南橋里的秀篆李氏、壯圍鄉姓游仔底的秀篆游氏，都認為“你”應該說 *qi55* 或 *gi53*，這才符合福建詔安秀篆的講法。又如陰平本調值，官陂和二崙、崙背同讀低平 11，包含本區域之秀篆李氏在內。福建秀篆和桃園八德、宜蘭壯圍同讀低升 12，因此二崙、崙背漳州客家話區，業已經歷內部的語言整合了。廖偉成（2009）認為，本區域陰平還讀低升 12 的，僅殘存於老輩的 4 個詞項中：*a11 moi12*（嬰兒）、*u-55 ʒia12*（唱喏、祭拜）、*lia12*（這裡）、*kai12*（那裡）。這些可看做秀篆方言成分的遺存。

過去對於台灣詔安話的討論，集中在西部的桃園縣大溪、八德、中壢，以及雲林縣二崙、崙背。本文討論東部宜、花、東的詔安客籍家族與詔安話分布，以還會說客語者為主，已經成為福佬客者暫不臚列。

宜蘭縣還會說詔安客語者，在礁溪鄉三民村派出所後方的十六結聚落，有 2 位 90 歲以上秀篆賴姓長者，能發清楚的舌葉滋絲音。壯圍鄉壯六村姓游仔底，有 2 位長者能以客語交談，2 位中年人會說部分詞彙，俱為秀篆游氏。張屏生（2012）也收錄了壯圍的客語詞彙，其中「蟾蜍」說 *ke11 k<sup>o</sup>iu11 p<sup>o</sup>o51* 在台灣各種客語次方言中顯得突出，然而這正是福建詔安秀篆的講法。南靖梅林垵下、下坂也是說 *ke33 t<sup>o</sup>eu33 p<sup>o</sup>o55*。此外，宜蘭市南橋里二鬮的秀篆李氏，長者也會說部分詞彙。

花蓮縣吉安鄉有 200 多位雲林西螺的廖姓移民會詔安話，集中在稻香村、南埔（加油站附近）、市區（勝安宮附近），跟閩南人混居，並未和草份等地的桃竹苗客家移民住在一起。鳳林鎮街區及水源地，也有來自桃園縣大溪會詔安話的移民。

根據林佩樺（2011：42-155）的研究，民國 48 年的八七水災，中南部一帶的災民透過親友介紹轉往他處居住。由於臺東縣政府頒布移民墾荒事項，特別吸引了雲林受災地區的移入人口，倍增的人數最

為明顯，實地在各村里調查，受訪者多稱全太麻里鄉的漢人中，從雲林搬來的人佔最多數，尤其在太麻里街區一帶（泰和村與大王村）。三和村有一戶程姓詔安客。華源村的詔安客為較早進入當地的客籍人士。北里村森川山上有幾戶詔安客程姓，在家中也都還會使用詔安話溝通。泰和村客籍移民則以北客和詔安客為主。大溪聚落為多良村的漢人聚集地，當地以雲林人為眾，其中也有一些詔安客。當地的詔安客遷至太麻里的時間點多半是在民國 40、50 年代，最遲不超過民國 60 年。

太麻里的詔安客大部分是分散時間個別來此定居，但因長時間的互相牽引，讓太麻里的詔安客人數達到一定數量，也成為臺東縣內，客籍人口中詔安客比例最高的鄉鎮。包括住在北里山上的程家、美和的廖家、華源村的張家、廖家等，由於兄弟眾多，因此人數上較龐大，分家以後仍具有家族勢力，其餘的人多半是獨自來臺東發展。

但這些詔安客中，也有非因八七水災而來的，例如居住在泰和村的李姓。連任多屆臺東縣議員的李錦慧，即是崙背鄉羅厝遷來的詔安客家，也曾擔任過臺東縣議長一職，他的服務處，同時也是臺東縣雲林同鄉會太麻里分區的辦事處；還有住在華源村的現任鄉長程正俊也是一位西螺詔安客。其他的村里中，金崙有一戶廖姓為詔安客，他的哥哥居住在泰和村，並且同為二崙鄉遷來的；香蘭有一戶程姓，居住在溪頭地區，且為崙背遷來的。

除了太麻里鄉以外，台東市豐原里李姓為二崙楊賢遷來的詔安客，知本有 1 戶李姓；東河鄉興昌村 1 戶為二崙遷來的鍾姓詔安客，夫妻皆是。卑南鄉在東成聚落也有 1 戶李姓，鹿鳴橋亦有 2 戶。關山鎮有 2 戶；鹿野鄉有 1 戶。

原居在雲林西螺埔心街區一帶的程氏，以其家族堂號--河南、安定，及其祖籍地—詔安，命名了附近的村里，可知其聚集的程度。根據我們調查，程氏出於詔安太平後門山（今名文山），雖然太平鎮已

經有半數以上說客語的居民，但後門山一向為閩語聚落，只有到太平墟上交易才講客家話。移來西螺以後，已經不說客語了；孰料因八七水災再次搬往臺東縣太麻里鄉，詔安話在當地，成為雲林西螺、二崙、崙背鄉親的認同標記，於是程屋又隨著廖、李、鍾等姓同鄉重拾詔安話，蔚為語言史和移民史上之特殊現象。

太麻里語言上跟二崙鄉詔安話差異微小，可謂保存了西部故鄉的原貌。詔安話的特殊成分，大致還都能在這裡聽到，例如：章組「船水」讀 f-、曉影組合口「禾委碗屋」讀 b-、遇三「書樹」讀-i、效三「廟照燒要」讀-io（同於二崙鄉，而崙背鄉及福建詔安秀篆讀-iu）、山開三四「件天田電」讀-en/-et、曾合一「國」讀 kut12、宕江梗通入聲韻尾\*-k 消失、通攝入聲「目」讀 hm12、通攝舒聲「崧桶公空風蟲銃勇湧用」讀-ö 而非-uö。陰入讀低升調 12。詞彙上，「沙灘」說「沙面 sa11 mien31」、「電話」說「電事 t<sup>0</sup>en-33 su55」、「兒子」說「囡仔 ken-55 tsu31」、「早晨」說「清早 ts<sup>0</sup>in-55 tso31」、「蚊帳」說 mun-33 ts<sup>0</sup>i53、「一起」說 tso-55 p<sup>0</sup>u53、「身體」說 bu-55 æin11、「挖」說 leu11、「山頂」說「山崧 san11 tö31」、「最」說「頭 t<sup>0</sup>eu53」等。

老年和青年層的差異在於老輩「國」讀 kut12、青年讀 ko12，如同卑南鄉東成詔安話，來自閩南語的 kok32，卻又服從詔安話的音韻規律：\*-k 韻尾消失、陰入讀低升調。「耳朵」老輩讀「耳仔」öi-55 tsu31，跟「蟻仔（螞蟻）」同音；青年讀 hiÊ-55 tsu31，詞根以閩南語讀出，小稱詞綴保持詔安話。「耳孔」老輩讀「耳窟」öi-11 k<sup>0</sup>ut12，青年讀「耳空」hiÊ-55 k<sup>0</sup>ö11，構詞方式一如閩南語「耳空」hiÊ-11 k<sup>0</sup>aö44，只是「空」用了詔安音讀。此外還有華語的干擾，如「原、園」太麻里詔安話應該不同音，分別讀 öien53、bin53，但因華語二者同音，青年把「原」也唸成 bin53。

雖然單字音的入聲韻尾\*-k 消失，但在連讀時，少數例子還是會出現塞音韻尾，如「想擇（要）去」sioö-11 t<sup>0</sup>o55 k<sup>0</sup>ui31→sioö-11 t<sup>0</sup>ok5

k<sup>0</sup>ui31、「腹(肚)臍」pu55 ts<sup>0</sup>i53 → put5 ts<sup>0</sup>i53，不同於單字獨唸。這並非原有的人聲韻尾，保留在特定詞彙中，而是受到預期同化作用影響；證據是「腹」為通攝字，理應收\*-k 韻尾，實際卻收-t 尾，表示並非保留古音。

臻三影組「隱運」四縣話讀 iun，詔安話讀 vin，照理「雲」也應讀 vin，福建永定客語即如此唸；但實際上詔安話「雲」讀 fun53，因為閩南語保留云匣相關的痕跡，云母的「雲」讀如匣母 hun24，帶有 h-聲母。詔安話由閩南語 hun 讀法，加上客語 h-+u→f-的音韻規則，把 hun 讀成 fun。

太麻里跟二崙鄉的區別在於第三人稱「佢」讀 ku53，跟雲林的 kui53 稍有不同，但音韻地位相近的「去」仍讀 k<sup>0</sup>ui31，和雲林一致。山合三「園」二崙 bien53，太麻里讀 bin53，如同宜蘭壯圍。至於「考試」說「試驗 ts<sup>0</sup>i-11 öiam55」，應來自日語的 shig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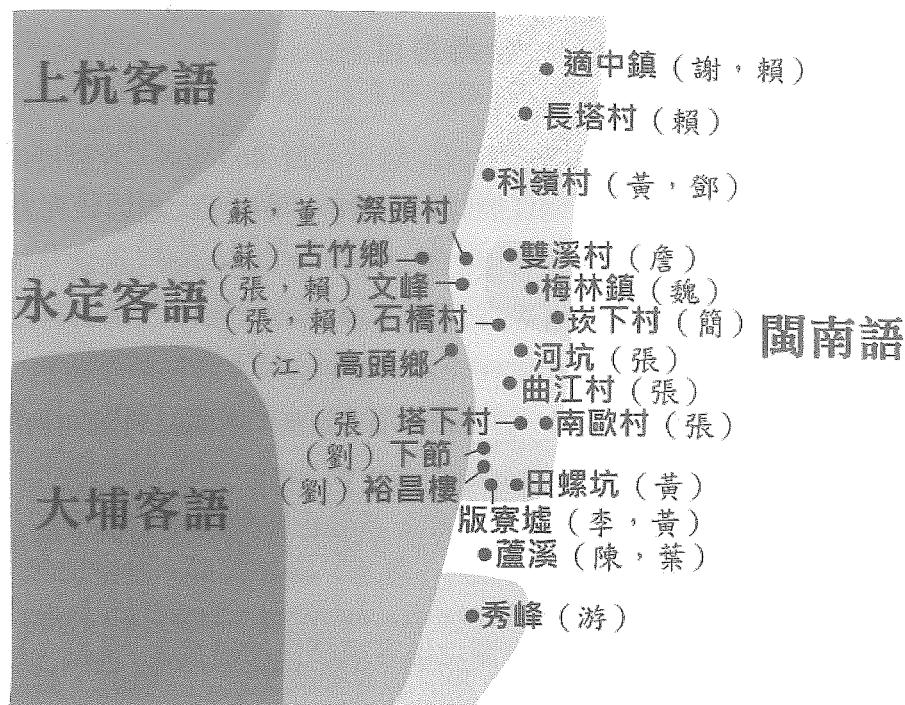
## 六、結論

本文旨在重新整理漳州客家移民史與漳州客家話，做為前人論述的補充。按照南靖、平和、雲霄、詔安的順序，逐一探討了各縣份之內的相關議題。綜合以上各節討論，且經由研究者歷年在閩、粵、台實地調查，有以下幾項發現：

1. 南靖客語區雖然面積小、人口少，卻有內部差異；一派如書洋鄉曲江、梅林鄉濼頭，接近永定南部客語，尤其跟高頭一致。另一派如梅林鄉下坂、崁下，實近乎漳州客語南片。書洋鄉塔下、版寮及梅林鄉科嶺的類型，介乎上述二者之間。雖然地理上，平和長樂跟南靖版寮並未鄰接，而被平和秀峰、蘆溪隔斷，但由於秀峰也有客語分布，加以方言特徵上的近似，因此建議將漳州客語

南片延伸至下坂、崁下，如果目前不考慮取消轄地甚小的北片，合併入永定高頭方言的話，滌頭可做為北片的代表，科嶺、塔下、版寮是北片向南片過渡的方言。

2. 發掘了台灣金山的南靖客語殘留，也證實接近南片。
3. 調查獲知平和縣秀峰鄉亦屬於漳州客語區。
4. 尋得漳州客語向粵東地區的延伸飛地，許順進（2010：5）只提到普寧麒麟客方言島的存在，未說明其語言性質。潘家懿等（2010：149）提到潮陽區穀饒等 5 鄉鎮的客語點，亦未描述其為何種客家話。本文經過調查，詳細呈現彼等保留之漳州客語特色。
5. 排除台灣清代客家移民的閩粵原鄉包含雲霄縣的說法。
6. 說明二崙、崙背有少數詞彙陰平讀低升調的原因。
7. 揭示宜、花、東的詔安客籍家族與詔安話分布。值得注意的是雲林西螺說閩南語的詔安太平程姓，在台東太麻里者能說詔安客語。



### 圖例

- 大埔客語
- 上杭客語
- 永定客語
- 漳州客語南片
- 漳州客語北片
- 適中話 (閩客混合語)
- 閩南語

## 參考書目

- 江佩瓊，1999，〈閩粵邊客話方言記略〉。頁 463-468，收錄於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編《鴻江族譜》。平和：鴻溪江氏淵源研究會。
- 吳中杰，2000，〈台灣漳州客家與客語〉。頁 475-488，收錄於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編《客家方言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2012，〈台灣海陸客家話的起源與形成〉。收錄於張驊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五輯，頁 259-270。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所。
- 李起藩、鄭白濤，2006，《潮陽姓氏源流》。潮陽：潮陽市文聯。
- 李如龍、張雙慶，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邱彥貴，2006，《發現客家~宜蘭地區客家移民的研究》。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官秀岩，2010，〈普寧客家人〉。《六堆雜誌》133:17-18、134:17-18。屏東：六堆雜誌社。
- 林嘉書，2005，〈社名〉。頁 38-57，收錄於南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清代官文範稿》。南靖：南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 林佩樺，2011，《臺灣東部客家分布研究：以臺東縣為例》。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所碩士論文。
- 洪敏麟，1984，《台灣舊地名之沿革第一冊》。南投：台灣省文獻會。
- 南靖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1997，《南靖縣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張光宇，1996，《閩客方言史稿》。台北：南天書局。
- 張屏生，2012，〈臺灣詔安客家話的次方言特色詞〉。論文發表於「2012 詔安客家學術研討會」，斗六：雲林科技大學客家研究中心，2012



年9月。

莊初升、嚴修鴻，1994a，〈漳屬四縣閩南話與客家話的雙方言區〉。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3：81-87,94。福州：福建師範大學。

——，1994b，〈閩南四縣客家話的語音特點〉。《客家縱橫》增刊86-91。龍岩：閩西客家學研究會。

許順進，2010，《普寧閩、客方言地理分佈調查報告》。潮州：韓山師範學院學生畢業論文。

陳秀琪，2006，《閩南客家話音韻研究》。彰化：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論文。

——，2010，〈南靖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以梅林為代表〉。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頁76-89。中壢：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所出版。

彭盛星，2010，〈台灣海陸客話和廣東陸河客話的語音比較〉。《台灣客家語文研究輯刊》第一輯：185-216。台北：南天書局。

黃典誠等，1993，《福建省志方言志》。福州：方志出版社。

廖偉成，2009，〈音變中的客家話——談雲林縣崙背、二崙地區詔安客家話的音變〉。論文發表於「第一屆台灣客家語文學學術研討會」，中壢：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所，2009年9月。

劉鎮發，2010，〈惠州話是粵語的一支嗎？—與劉叔新教授的商榷〉。收錄於羅肇錦、陳秀琪編《客語千秋—第八屆國際客方言學術研討會(會後)論文集》，頁470-482。中壢：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所出版。

潘家懿等，2000，〈陸河客家話語音概況〉，頁61-66，收錄於林立芳編《第三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韶關：韶關大學出版社。

潘家懿，2000，〈海陸豐客家話與台灣「海陸客」〉。《汕頭大學學

報》第 16 卷第 2 期：86-93。汕頭：汕頭大學。

——，2010a，〈粵東閩南語的分布及方言片的劃分〉。《台灣語文研究》第 5 卷第 1 期：145-166。台北：萬卷樓。

——，2010b，〈萬曆初進入海陸豐的漳屬客家話今貌〉。《方言》2010 年第 3 期：21-27。北京：中國社科院語言所。

謝留文，2003，《客家方言語音研究》。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

羅新煥，2012a，〈廣東陸河漳州話(平和客家話)方言〉。《陸河視窗》連載。陸河：陸河縣人民政府。

——，2012b，〈陸河漳州話方言趣談〉。《陸河視窗》連載。陸河：陸河縣人民政府。

蘭玉英等，2007，《泰興客家方言研究》。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鍾榮富、張屏生，1997，〈客家方言調查手冊〉。國科會專題計畫成果報告。

吳中杰

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802 高雄市和平一路 116 號

alwu2001@yahoo.com.tw